

華夏導報

中華民國五十七年十月十日創刊
校刊 非賣品 增刊 66

社址：中國文化大學 編輯室：八六一〇五一
臺北陽明山華岡 電話：二二八二

創	張：人	辦	張：人
發	張：長	行	張：長
社	鄭：長	副	鄭：長
副	袁：長	社	袁：長
行	李：長	編	李：長
行	葉：長	行	葉：長
發	蕭：長	行	蕭：長

幽里披底斯小傳

幽里披底斯(Euripides) 雅典人，生於西元前四八四年。出身於相當不錯的階層，但平生厭惡擔任公職，偏喜內省的生活，尤其是戲劇家的生涯。

幽里披底斯傳世作品計有十七部之多，是希臘三大悲劇家之冠。由於不喜涉理公職，加上雅典民衆未能欣賞他的作品，的嘲弄(Irony)特質，故而在當世並未如蘇弗克里斯之那麼受人矚目，十五年中的戲劇競賽(舉行於戴昂尼李斯節)只得了四次或五次的頭獎。

行年七十三歲時，幽里披底斯自我放逐，離開雅典，卜居馬其頓(Macedon)王亞克勞斯(Archelaus)的宮庭。他一生經歷了希臘世界的三大浮沉：波希戰爭結束後，雅典獨居提洛聯盟之首的太平時期；與斯巴達的霸權競爭時期；最後走依馬其頓王宮庭，而馬其頓正是後來征服希臘世界的新興勢力。

環繞在幽氏悲劇中的主題，最主要的有兩個，一是男女兩性之間的關係，另一是人性性的機遇與必然，對神性的尊仰卻嘲弄的態度。

然不同。如「酒神女信徒」中酒神成爲殘酷之神；「赫拉克里斯發狂」中，天后希拉成爲嫉妬與邪惡的化身。神的降臨不是爲人排解難關，而是爲人帶來災難，造成人的毀滅。其次，幽氏悲劇中，人的毀滅的造因來自人的自身，如「伊勒克特娜」中的激情、憤怒，與復仇之火，「米底亞」中的妬嫉、殘忍，與邪惡，而「希波里塔斯」更是刻劃人性激情，提示女性情慾的典範。換言之，他揭開了人的心靈底層的本性的陰暗處，是最有「現代感」的悲劇家。

「酒神女信徒」評論

幽里披底斯的「酒神女信徒」(The Bacchae, 407 B.C.)是他平生的壓軸之作，寫於行年七十四歲自我放逐馬其頓時，這部作品也是希臘悲劇的壓卷之作，是希臘悲劇死亡的迴光返照與最後火花。

此劇呈現了兩個對立的人性層面，一是理性與文明的一面，另一是本能的與原始的一面。底比斯王彭休斯是前者的代表，爲維持城邦的穩定，禁抑酒神信仰之引入；酒神戴昂尼索斯則爲後者的正面呈現，現身爲人形，帶領東方的女信徒，令全底比斯的婦女爲之掀起旋風式的狂潮，群往齊查忍山上郊遊野宴，恍惚起舞；最後追獵女信徒的彭休斯中了酒神的魔，男扮女裝往山上窺伺酒神祭舞，竟被自己的母親和姊妹們親手將他撕裂。卡德穆斯族人且被貶爲蛇形，放逐域外。

酒神信仰的實際並非如後來的宗教信仰那麼嚴正，酒神所要求的，只是要底比斯人承認他是神的；而他所體現的也不是全然瘋狂的精神，而是激發人性與自然合一的本能，回歸原始世界與植物世界，亦即回歸原始世界，其回歸的途徑是透過鼓聲笛樂劇劇起舞，舞向高山樹林間。在狂舞中引發爲狂喜恍惚之情，與天地渾然爲一，待平靜下來，又回復到原來平靜的心靈與理性的世界，而新的生命力已充足圓滿於吾人身上。

希臘悲劇的主角其實都自酒神死而復生的原型蛻化而來，此劇中酒神雖以殘酷之神做爲令彭休斯被自己的親人撕裂成碎片，其實，那也是酒神自身性格的呈現，我們由悲劇的起源即足以明白這個道理。

值得我們注意的，不止是這一悲劇主角的原型與其譌變，而是在「酒神女信徒」一劇中所呈現的

悲劇觀。幽里披底斯是蘇格拉底與普羅達奇那斯(Protagoras)之友，普氏因說了一人爲衡量一切事物的尺碼，而有涉嫌疑神明的影嚮，因此他的悲劇就表現出高度的認知理性主義，反傳統、異端，和激進份子的色澤，這也是他晚年客死異域的主要原因所在。

論者也說，這部戲是希臘悲劇死亡的句點。做爲原型的酒神竟親臨舞台上現身說法，動作之中又屢與悲劇異質的嘲弄意味，尤其是彭休斯之著上婦女衣裝，披戴酒神信徒的信物與儀仗，受到酒神的愚弄，雖結局是死亡與恐怖，但是彭休斯之死已了無悲壯意味，這或許就是所謂純粹悲劇的終結，即悲劇死亡的真正意所在吧。

(本劇依企鵝版 Philip Veilacott 的英譯本)

家常常多少煩惱？
夜來舒展蟲鳴，
對著山谷深呼吸；
貓頭鷹林中叫，
好風吹拂黑松林，
久久傳說人間的平凡。

——運自「葦草」

這是一首恬美而親切的民歌，詩人焦桐以清新婉約的節奏歌讀着少年的生命，同樣俯仰山岡間的華岡人，是否也曾這般深刻的體悟山水的召喚？

清晨裡，敏感的聽覺在眼睛還沒完全清醒時，就搶先享有了鳥唱聲，這希望之音引人早起，興奮地推開門迎接美麗又充滿生命力的大自然。

當早風吹過中庭，一曲叮嚀的口哨，爲譜年輕詩人的抱負，也許成長有伴隨而來的家常煩惱，而面對青春好時光，何妨暫讓一切憂勞隨縷縷炊烟升天而去，當夜來蟲鳴時，便好細細品味這世間的事事物物，儘管這是多麼平凡的人生。

別急着戴上耳機，也別老追趕施放黑烟的公車，黃昏呵一縷炊烟，曲折升上去——

晨起推開鳥聲，淨雲掠過稻米田；花有蝶，石有苔，還有活潑的澗水，湯湯流轉四季的變化。

上課的書包，搖擺向操場，陽光下一曲口哨，叮嚀在胸膛——要撲素地長大。

科學與戰爭

羅素原著
驀山溪 譯

科學與戰爭二者的關係愈來愈密切，而此種情況乃源於阿基米德——遠在西元前兩百一十二年，他曾幫助其姪兒（西拉庫斯城的暴君）對抗羅馬人而保衛那個城市——的生存年代。在普魯塔克的「馬賽拉斯的一生」書中，有一段文字描寫著阿基米德所發明的戰爭機械，相當具有浪漫的氣氛與神話的色彩。底下的敘述乃引自「北方」：

（戰爭爆發以前）

「國王要求他運用所有方法去製造一些攻防的器械。阿基米德於是聽命行事，為國王做出了許多利於戰爭的武器，但希倫王却從未使用過它們，因為在他大部份的統治期間，歌舞昇平，沒有戰爭的發生。雖然如此，這些武器在西拉庫斯城被圍攻之時，却為其城民做了很多事情。當阿基米德開始操縱其機械並放開它們時，天空中立刻出現數不盡的砲彈和大石頭，頃刻之間，四面傳來轟隆巨響。砲彈和大石頭落在來自陸地的步兵身上，制服了他們並使之粉身碎骨。在砲彈所落之處，沒有一種東西能抵擋得了其重重的一擊，故而他們的隊伍東倒西歪，完全喪失了秩序。至於取海道而來從事攻擊的大型划船，有些被長木條擊沉——這些長木條在瞬間被機械的力量吹過牆垣而進入划船，並以其大重量致划船沉入海底——；有些，其船首被鐵手及鵝嘴狀的鉤子舉起，因而船尾浸在水中；另有一些則被某種繫在內部的機器攔住——這些機械相互背對著，

使划船像陀螺般地在空中迴旋，藉助飛奔疾馳的牆垣碎片之力而將它拋到岩石上面，並使划船裏面的人遭到最嚴重的傷害——。有時，划船也被拖出水面；而它們高掛在空中旋轉，乃是一件令人恐怖、戰慄的事情：當機械脫離其控制時，划船將船內的人擲出船口而散置四處，直到船上空無一物，撞毀於牆垣之上，或其他划船再度沉沒於海底為止。」

希臘雖擁有這些科學方面的技術，但羅馬人還是贏得了這場戰爭的勝利，而阿基米德則喪命於一位極其平凡的步兵之手。我們可以想像到羅馬飛船的狂喜（the exultation of Roman Blimps）證明了一項事實，亦即：這些由見識廣博的科學家所製造出來的新機械，再次被古老而可靠的傳統力量——帝國的偉大及重要即由此而建立起來——所打敗了。

儘管如此，科學在戰爭上面依舊扮演著一個具有決定性的角色。希臘戰火使拜占庭帝國繼續生存了數世紀；大砲摧毀了封建制度，創造了聖女貞德的神話，並使英國的藝術成為歷史陳跡。文藝復興時代的偉大人物以其科學性的戰爭技巧而將自己推薦給有勢力的達官顯宦。當年達文西想在米蘭公爵門下謀求一職，他寫了一封關於建築藝術的改良之長信給公爵，於信末他簡要地提到自己尚能畫一點東西。終於，他得到這份工作了，雖然我懷疑這位公爵會否讀過這封信。伽利略

在塔斯可尼大公爵處找到一份職業，他所憑恃的技藝是計算加農砲的飛行軌道。在法國大革命期間，這些科學人士之所以沒被砍頭，其原因乃在於他們對戰爭藝術曾有過一番的貢獻；就我所知，歷史上只有那件事例外，亦即：在克里米亞戰爭期間，法拉第被問及有關毒氣的用途諸事，他回答說：那是完全可行的。然而，他最後却因當局對「人道」的考慮而被宣判罪行。法拉第的意見在沒有效力的時代裏，是會產生出效果來的，但那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對於克里米亞戰爭，金雷克仍能使用勇士時代（the ages of chivalry）的浪漫言語來讚美之，但現代的戰爭可沒如此單純，那是一件非常不同的事情。不需懷疑地，現在仍有許多英勇的人士和軍官以古代的方式而光榮地效命於沙場，但他們的地位却並不是很重要的，一個核子物理學家的價值甚過好幾師的步兵。除最尖端的科學之應用外，戰爭的勝利之獲得還需要更有重工業的參與（而不是勇敢的軍隊）。想想珍珠港事變後的美國之成功故事吧！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曾經表現過較之日本人為多的英雄氣概，然而他們却為美國的工業生產力所打敗。現代的國家若想要在戰爭方面取得勝利的左券，那麼它必須尋找的是鉾礦、鋼鐵和石油，而不是勇武的熱情。

迄今，現代戰爭對人類生命所造成的破壞力並不甚於較不科學的時代之戰爭，因為增高了武器致死性已被醫學及衛生學的改進所抵消了。一直到現在，瘟疫的致命性遠超過敵人行動的情況，幾乎不會改變。當聖納克里王進軍耶路撒冷時，其軍隊之中有十八萬五千人在一夜之間離開人世，而「當他們於大清早於睡夢中醒來時，却發現四周躺滿了僵硬的屍屍」（列王紀下第十九章第三十五節）。雅典的瘟疫對決定伯羅奔尼撒戰爭的勝負有極大的重要性；而在西拉庫斯與迦太基之間的多次戰火亦通常因瘟疫的加入而停息下來。巴伯羅撒（Barossa）在他完全擊敗倫巴德聯盟（Lombard League）之後，由於瘟疫所致，他幾乎喪失了所有的軍隊，無可奈何，只好秘密地飛越阿爾卑斯山而逃走。此種戰爭的死亡率比本世紀的兩次大規模的戰爭來還要高出許多，我的意思並不是說未來的任何一次戰爭所帶給人們的災禍，將會有著如後者一般的低比率，那是我不久之後將要探討的問題。我只是認為：直到目前為止，科學並沒有使戰爭更具破壞的力量。這點是許多人所不解的。

不過，戰爭的禍害在其他方面却大大地增加。法國從西元一七九二至一八一五，幾乎年年有戰爭，而在戰爭結束之後，人民也飽嚐了慘敗之痛，但是他們所承受到的痛苦之程度却不能和一九四五年以後的中國人相比。處於戰爭狀態中的現代國家比起工業發展之前的國家來，要顯得更有組織、更有紀律、更能夠把所有的精神投注在爭取勝利願望之上；而其結果是：戰敗的情況較拿破崙破滅的時代還要來得嚴重、紊亂，而對一般人民的道德也更具有破壞的威力。

然而我們却不能在這方面提出一個普遍的規則來，以往有一些戰爭跟第二次世界大戰一樣，對於被蹂躪地區的文明都擁有一份瓦解和破壞秩序的力量。北非始終不能將昔日在羅馬人的統治下所享有的繁榮

景況恢復起來，而波斯和蒙古也未脫離敘利亞與土耳其的控制而獲得拯救。這個人世間總是會有兩種戰爭的存在，一是被征服者遭遇到重大的禍害；另一是他們僅承受一點不適之感。很不幸，我們似乎正走進一種戰爭的領域裏面。

原子彈——氫彈更是如此——至今已將某種新的恐懼帶到人類社會之中，此種恐懼同時牽涉到人們對科學予人類生活的影響之新的懷疑問題。有一些著名的權威學者，包括愛因斯坦在內，已為我們指出：這個星球上的所有生物正面臨著一項危機。我個人並不認為此項危機一定會在下一次的戰爭中發生，但我覺得它是很有可能發生的，如果我允許它發生的話。這預測若是正確的，那麼我們就必須在接下的大約五十年之內對兩種情況從事一番抉擇，亦即：准許人類消滅它自己，或者放棄某種種為我們所珍視的自由，特別是殺外國人的自由——當我們自覺有此傾向之時——

我想人類或許會選擇消滅自己而做為較合意的抉擇。當然，人們會告訴自己說現在他們不作此項抉擇，但實際上，這項抉擇一定會由他們的手中完成，因為（雙方的軍事家都將如是說）正義的勝利是必然的，它不會造成世界的大災難。也許，我們正生存在人類最後的一個時代裏，果真如此，人類會將其毀滅歸咎到科學身上。

可是人類若決定讓自已繼續生存下去，那麼它必須大幅度地改變其情感、行為與思考的方式。我們必須學著不說：「不，死比不名譽好」。我們也必須學著去遵守法律，甚至在受到外國人——他們是我們的厭惡和輕視之對象，我們也相信他們對於正義沒有一絲概念——欺騙的時候，也必須對法律抱著一份敬重之心。思考一些具體的例子吧！猶太人及阿拉伯人必須對仲裁採取同意的態度，而法國的裁定若不利於猶太人，那麼美國總統將必

（下轉第三版）

病

·卿麗王·

老人生了一場大病，模樣非常地猙獰，恐怖，那不規則的呼吸，就像洶湧的

波濤拍擊在峻偉堅實的岩壁上，加上臥榻已久，身上有一種特異的氣味，竟使人顧不得憐憫，遠遠地想要逃避三舍。

想來，她是活不久了，她的兒子媳婦和孫子們都從老遠的外地趕了回來，大意是想見她最後一面，聆聽一些遺言。但是，老人並不一定只有兒子，她還有三個已出嫁的女兒，女兒又有了為數頗多的孩子，因此，這一幕嚴肅悲傷的場面，竟悄悄地透露出些許熱鬧的氣氛。孩子們是拿所有人多的地方，都當作遊戲的場所的，就是大人們拿出冷漠的威嚴來鎮壓、打的罵的，也還是禁不住那些狂揚的嬉笑。

一間廣闊的三合院的中堂，一時聚集了好些親戚朋友，有的住在外莊，平常在村子裏難得見一次面，有的雖

四十年前的哮喘病，應該會有痊癒的一天，假如年輕時沒有錯過那次天機，今天她無從得來如此輝煌的生病記錄。四十年啊！多麼漫長的歲月！

那次的天機來得太突然，而且沒有經過神明的指示，注定了要錯過的。性德忙亂的日子，不知道那裏來了一個走江湖的郎中，他們大概是路上

遇了，或是在榕樹下乘涼的時候見了他，把他的老臉相看了看，脈搏按了按，未經老人同意就仍下了幾包藥，臨走時交代：「按時服用，保證藥到病除。」老人果真服了幾次。大概是服色好多了，氣也不喘了，迥異於前

不喘了，迥異於前，老伯却恐怕這是受了郎中的騙，藥毒的跡象，竟然將那郎中所開的藥全部扔掉。老人的病

兩三年不再犯，但是郎中却從此不再來了，以後老人病發，也就沒有人救得了她了。

這郎中有些像是古代遊方的隱士，飽有精湛的醫術，居無定所，隨緣濟生，現在也不曉得到了何處，是否還活著。老伯想必非常後悔自己的任性自為，有人便以為他的齋戒就是為了

照理，老人為時

癩罪。老伯從年輕就開始吃齋，到底幾歲，其實是可以考究的，大約算起來，距離現在總有三十年了吧！但是，他現在却要操著刀七的「罪業」，他時常在殺魚的時候對他的老妻抱怨：「要不是為了讓你多活幾年，我今天不會做這種事。」

會做這種事。一嗅著滿手的腥臭，一啜著滿口的腥臭，他覺得吃齋有害妻子孱弱的身體，所以每餐還須弄魚羹肉給她吃。

何以老伯這樣年來德劬，竟沒有高來侍奉他，還要親自做這種與志願相違的事呢？原來老伯已經夠老了，孩子必然也夠大了，那末，孩子娶了媳婦嫁了丈夫也必然是要離家往都市謀生的，棟空濶的三合院，理所當然剩下這兩個年老的相依為命，也只有有過年過節兒孫們才會回來團聚。

最近的日子，年氣淡了，過年兒孫們未必回家過年，老伯心裏感到說不出的寂寞。倒是妻

子偶而生一場大病，似乎遠比過年過節更重大了，大媳婦和二媳婦就不得不拋下手中的工作回來照料她，若再

嚴重一點，兒孫們都會回來。說也奇怪，只要有人回來，她就不死了，或許是還沒到壽終正寢的時候吧！當她悠悠醒轉過來，好像非常驚訝床前站著這麼多人，一一地叫著每個人的名字，喜極而泣，帶著哭臉的聲調，於是，滿屋子的人開始騷動不安，有人輕輕吐氣，有人活動筋骨，儼然有了團圓的氣息。

這次是真的很嚴重了，大大小小都從老遠的北部趕回來，一進門叫聲娘，娘不應，大家面面相覷，不知道該說什麼才好。

一些分了家的同堂兄弟老早就過來照應了，然而亦只是袖手旁觀，覺得太寂靜，就說些悄悄話：「這次哮喘是最嚴重的一次，老的自己就曾說活不過今年。」

「上次摔斷腳骨死不去，活到現在算是很奇蹟了。」

「哎！沒有人像她那麼悲慘，不是一會兒腳斷手折，就是一會兒感冒發病。」

病人的大媳婦忙著給她擦擦汗，按摩她的肩膀，拍拍她的胸口，為了病人的舒適，就讓她背脊靠在自己的身上。病人的喘息因為喉嚨被痰堵住，發出了擦擦吞吐的聲音，好像一頭發狠的野獸，越喘越急，媳婦忙著問：「是不是要吐痰？要吐痰嗎？」

就把奶罐拿到她的面前。病人當然不能說話，突然就直起腰身，咳著咳著，往罐子裏吐了一口帶著氣泡的清痰。

病人吐了幾次痰之後，清醒了許多，抬起痛苦細細的眼睛，吃力地抖著嘴唇：「你們！你們！都來啦！我已經好很多了！大概死不了！剛才！剛才！剛才！我好像離了魂，現在好多了！」

大家真正是跟著病人遭劫患難過的，每個人的臉色都異常凝重，聽了這話，大家互相垂著頭，大家是當最後一幕作笑話看的，年老的病人像小孩一般撒賴認錯，明天他們會把它宣揚出去。但是，無傷大雅。一場病忙到半夜，想睡各自回家睡了。老伯毫無睡意，一個人走到曠野的當中，擡頭看著懸在中天的月亮，滿懷心事

對。老伯見了妻子悲痛的模樣，別過頭去偷偷拭淚，儘管喉嚨嗚嗚地說人咧著嘴囁嚅地說著不太清楚的話：

「留我做什麼，留我做什麼啊！我這該死的，為什麼不早點死啊！」

那哭斷腸的嗚咽，大家又互相望著，連眼淚都流不出來，默默無語，只是默默無語，此時已不在乎誰是有情無情。

依照慣例，等病人好一點可以坐起來，媳婦就端了飯茶勸著她吃。媳婦照例要囁咕幾句：「怎麼又閉不住，看哪，累出這病來！」

病人照例要替自己辯護：「那有那有啊！閉著也要發病的，我只不過散步，四處走走而已。」

病人看著媳婦不說話，趕緊改口說：「以後不亂走就是了。」

大家是當最後一幕作笑話看的，年老的病人像小孩一般撒賴認錯，明天他們會把它宣揚出去。但是，無傷大雅。一場病忙到半夜，想睡各自回家睡了。老伯毫無睡意，一個人走到曠野的當中，擡頭看著懸在中天的月亮，滿懷心事

對。老伯見了妻子悲痛的模樣，別過頭去偷偷拭淚，儘管喉嚨嗚嗚地說人咧著嘴囁嚅地說著不太清楚的話：

「留我做什麼，留我做什麼啊！我這該死的，為什麼不早點死啊！」

那哭斷腸的嗚咽，大家又互相望著，連眼淚都流不出來，默默無語，只是默默無語，此時已不在乎誰是有情無情。

依照慣例，等病人好一點可以坐起來，媳婦就端了飯茶勸著她吃。媳婦照例要囁咕幾句：「怎麼又閉不住，看哪，累出這病來！」

病人照例要替自己辯護：「那有那有啊！閉著也要發病的，我只不過散步，四處走走而已。」

須確保反對黨的勝利，因為他如果支持國際性的權威，那麼他將會失去紐約州的猶太票。在另一方面，法官的判決若對猶太人有利，則回教世界將會露出憤怒不平的臉色，且將受到其他不滿份子的支持。我們再舉另外一個例子，愛爾蘭要求正義、公理去壓制阿爾斯特的基督徒，就這個問題來說，英國若支持阿爾斯特，那麼美國就會支持愛爾蘭，試想國際權威能護這種紛爭繼續存在下去嗎？其次，印度和巴基斯坦在有關喀什米爾的事務上所採取的措施不能一致，則須支持美國。此種問題比這個星球上的生命之延續還要來得更為重要，這點在任何一個對於前述爭論有興趣的人看來，是非常明顯的。所以，人類允許它自己繼續生存的希望是有點渺茫的。

但是儘管有科學的存在，人類的生活若持續下去的話，則我們必須學習到一種控制熱情的紀律——這在過去一直是必要的。人類必須遵守法律，即使是在他認為法律並不公允且有其邪惡的面貌之時。那些被說以他們「所要求的不過是一些空洞的正義罷了」的國家，當他們所要求的事物受到中立權威的否定時，將會默默地贊同那個說服他們的意見。我並不是說遵守法律是容易的，我也沒有在預言人們將如此表現，我僅僅是在指出：如果人們不以一種堅定的精神來遵守法律，那麼人類將會走上滅亡之路，而滅亡乃是科學所造成的。

在五十年之內，我們必須在理性與死亡之間作一明智的抉擇。「理性」的意義，對我而言，乃指遵守法律的意願，誠如一位國際權威所說的一般。我很怕人類會選擇死亡；當然，我希望自己是錯誤的。

——譯自羅素一九五二年作品「The Impact of Science on Society」·Chapter 5 Science and War」。

《珠寶漫談》■寶石研習社 孫嘉榮



中國的古典美

玉

我們如果有機會參觀珠寶店，最令人目不暇給而百看不厭的，莫過於「玉」。

玉一詞是個統稱，其實，玉尚可分為硬玉及軟玉。而硬玉中品質最佳，同時受到東方人歡迎的，就屬翡翠。

軟玉中最耳熟能詳的，要算是本地土產——臺灣玉。臺灣軟玉從民國五十四年開始生產，到民國六十年左右產量攀抵峯頂，年產達一千噸以上，位居世界第一；而到了民國七十四年，產量已不足百噸，甚至可說已呈半廢墟狀態，不禁令人聯想起金瓜石的沒落。

當材料科學發展久無突破，太空科學又困難重重，生物科技卻提供一個令人興奮的答案。

一批年輕的科學家們，利用生物技術，尤其是遺傳工程，在實驗室裡弄出了價值驚人的成果，為農、醫、食品、化工、資訊工業帶來革命性的震撼。

讓我們來看看目前應用生物技術的成果：

一、治療癌症最新神奇藥物——干擾素，已能用微生物複製。二、美國一項實驗中，將大型老鼠體內的遺傳因子，注入一般老鼠胚胎，結果生出來的幼鼠比原種大了將近一倍。使巨型牛豬羊成爲可實現的理想。

《食品營養信箱》

食品營養學社

二〇〇〇年的神話——生物科技

往後國人是否應對礦產資源投注更大的關愛呢？

玉的選擇

翡翠雖不是稀罕之物，但要找到一顆十全十美的，倒還真不容易。怎樣評估翡翠的品質？

選擇翡翠應注意以下幾點：第一、顏色的濃度：鮮明的翠綠及深綠色最好；第二、透明度：清澈見底者最好；第三、顏色均勻度：色彩均勻並綠成一片者最好；第四、切磨方式：玉器本身的形狀大小及琢磨造工，對價值都有影響。第五、瑕疵：不要有裂隙或黑點。真正「無瑕純美玉」並不存在，所以在這方面不能過分苛求，只要肉眼看不見就算完美無缺了。

至於選購臺灣玉，可對著燈光檢查，如果它的顏色鮮綠，亮度自然（即半透明狀），無裂紋及黑點，便是上品。然而以塑膠或玻璃製成的贗品，在嶄新的時候，比真品還要漂亮。爲了避免顧客受騙，只要在儀器下仔細檢驗，都能分辨真偽。

玉的搭配（包括玉項鍊、玉手鐲）

如果臉形較玲瓏，頸比較細，就很適合戴玉項鍊。如果臉是圓形的，頸又比較粗，補救的辦法是配戴一個有墜子的長項鍊，同時在衣領上再加一隻別針。

至於，戴手鐲的基本原則是：手臂細長的人，不妨多戴，而且可選用比較寬的；手臂較短而肥的人，應該少戴，並且該選用較細的手鐲。

如果，能夠注意以上的原則，加上服飾的適當搭配，那更能顯出您的年輕俏美。

三、西德在一九七八年利用馬鈴薯與蕃茄培育出一種綜合性的植物——Dorato，在地面上結蕃茄，根部則爲馬鈴薯，掀起了農業界大震撼。可使侏儒增高的人體生長荷爾蒙，以往只能自人體腦下垂體中取得，但新技術已能利用大腸桿菌大量製造。

四、治療糖尿病的胰島素，向來係以豬體胰島素製成，目前美國已具有遺傳工程技術製造之能力，並已投下大量資本。五、在化學工業方面，以新的生物技術發展出來的產品包括：乙醇、乙烯、乙二醇、潤滑油、石臘、純結晶果糖、各類精細化學物，以及半導體工業所用之超純化學物，使未來石

春衫

洪詩棠

偶然從衣櫃翻出一件兒時穿過的舊衣裳，比了一比，嘴角禁不住掠過一抹笑痕：「這樣小巧的衣裳呵！」還來不及將衣服收拾入櫃呢，心中卻再也禁不住山翻海騰一陣苦澀而酸的滋味啦！
原來歲月就是這樣流失的。彷彿人之如何老去，這衣裳就是證物，歷歷分明，容不得你做絲毫的抗辯！
小時候的衣裳，現在當然穿不下了，就像那些過往的歲月，那些在記憶中彌新的舊事陳歡，如今想再挽回，也是一千箇一萬箇不可能。已經經過的往事，在當時當然是無比新奇，那種感覺，就像試穿衣服，東看西瞧，總是萬般不滿意，但總也是一五一十的接受下來；等到時移序往，衣服是一件件穿上，也一件件換下，興來時翻櫃尋物，內中早堆滿各式各樣各種尺吋的衣服；陳舊的、略舊的，以及剛換下藏入櫃中的……
年華也是吧？昔年是春花浪漫的大好時光，不消數載，卻已經是春愁黯黯，一片淒慘的顏色了！
記得當時年少春衫薄，如今年齡癡長了幾歲，再隔了幾個寒暑，恐怕也要走到老來看花的情境；那時在弱燈下，翻數春衫的當兒，從前唱過的童謠，恐怕你我再也不敢卒唱了吧？

化學原料有了新來源

六最引人的研究是「生物晶片」，以活細菌發展電腦電路，可製造出比現有容量最大的電腦記憶體功能高一千萬倍之微處理機，這種超級微電腦未來可與人類神經系統相連接，成爲「電腦耳」、「電腦眼」，利用生物晶片製成之桌上型電腦，其可收存之資訊將超過目前世界上最大之圖書館，堪稱威力無比。
到西元二〇〇〇年，人類面臨的最大危機，就是食物的缺乏，即使在今天，全球有四億人口缺乏食物，十五億人口營養不良，特別是蛋白質的缺乏，今天在這世界上誕生的嬰兒，有半數因食物缺乏，而活不到成年。因此，科學家們將此寄望於生物技術的發展，如今已有一些小成就：
一、利用基因移植技術，可使豆類合成新的蛋白質。
二、利用廉價蔬菜，或一些人類從不食用的植物性蛋白質，加入酵素，配製出營養價值比完全脂牛乳之「植物牛乳」。
三、利用罐頭工廠之副產品，已能將含「單細胞蛋白質」之湯水加工成爲一種形狀、風味與肉類相似之食品。
四、以往用以製造飼料的動物骨頭、血液，現已可以直接用來製造無色、無臭、無味之肉類蛋白質精華。
五、生物科技自實驗成功到工業生產，不需昂貴的設備和經費，產品價值又高，被視爲振九〇年代全球景氣之新希望。